

问 田

韩 非

【说明】《问田》是《韩非子》中的一篇。作者生平见《活页文选》第2号《五蠹》。本文分两段，每段说明一个论点。

第一段通过田鸠和徐渠的对话，说明了法家强调实际经验、重视功效的思想。第二段通过韩子和堂谿公的对话，批判了儒家所奉行的那种修身养性、明哲保身、贪生怕死、自私自利的哲学；表现了法家所提倡的厚今薄古、不避危险、敢于斗争、勇于革新的精神。

毛主席曾指出：“历史上奴隶主阶级、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，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，它们是生气勃勃的，是革命者，是先进者，是真老虎。”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，为了推行法治，勇敢地向奴隶主贵族及其代言人儒家进行斗争，正显示了新兴地主阶级在当时所具有的生气勃勃的革命精神。

但是他所说的“利民萌，便众庶”，实际上是为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。只是当时地主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矛盾还没有激化，所以还可以用“利民萌，便众庶”的口

号来反对奴隶主贵族。

徐渠问田鸠曰¹：“臣闻智士不袭下而遇君²，圣人不见功而接上³。今阳城义渠，明将也⁴，而措于屯伯⁵；公孙亶回，圣相也⁶，而关于州部⁷，何哉？”田鸠曰：“此无他故异物⁸，主有度，上有术之故也⁹。且足下独不闻楚将宋觚而失其政¹⁰，魏相冯离而亡其国？二君者驱于声词¹¹，眩乎辩说¹²，不试于屯伯¹³，

1 田鸠——战国时代齐国人，大约生活在公元前三九〇年前后。徐渠——应该是和田鸠同时代的人。2 臣——古代对男奴隶的称呼。这里用作自称的谦词。袭——重叠，连续。袭下，指连续担任低级职务。3 见(xiàn)——同“现”，表现。见功，表现出成绩。接上——和上一句的遇君是一个意思，接近君主。4 阳城义渠和下面的公孙亶(dǎn)回，都是当时的大臣。明将——明智的将军。5 措——置，安排。一说当作“试”。屯伯——屯长，低级武官。“屯”原作“毛”，今从顾广圻说改。措于屯伯——安排在屯长的位置上。6 圣相——贤能的宰相。7 关——由，经历。州部——当时的一种基层行政机关。《韩非子·显学》说：“宰相必起于州部，猛将必发于卒伍。”可以参看。8 异物——在这里与“他故”意思相同，都是指别的原因。9 主、上——都是指君主。度——法度。在《韩非子》书中，“度”经常与“法”并称。法是韩非思想的核心，主要内容是用刑赏奖惩等办法来控制人民和官吏，促进生产和军事的发展，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。法度是国君制定的赏罚标准，体现于具体的法令条文。术——法家常用的一个术语，指国君用来考察官吏、检查工作的方法。10 足下——对人的尊称。将、相——在这里是动词。这两句里说的是楚国用宋觚为大将，魏国用冯离为宰相。失其政——坏了他的政事。11 二君——指楚、魏两国的君主。驱——驱使。声词——好听的话。驱于声词，被好听的话所驱使。12 眩(xuàn)——迷惑。乎——用法与“于”同。辩说——花言巧语。眩乎辩说——被花言巧语所迷惑。13 试——考验。试于屯伯，经过屯伯工作的考验。

不关乎州部，故有失政亡国之患。由是观之，夫无屯伯之试，州部之关，岂明主之备哉！”

堂谿公谓韩子曰²：“臣闻服礼辞让³，全之术也⁴；修行退智⁵，遂之道也⁶。今先生立法术，设度数⁷，臣窃以为危于身而殆于躯⁸。何以效之⁹？所闻先生术曰¹⁰：‘楚不用吴起而削乱¹¹，秦行商君而富彊¹²。二子之言已当矣¹³，然而吴起支解而商君车裂者¹⁴，不逢世遇

1 备——装备，设施，引申为措施。 2 堂谿(xī)公——韩昭侯时人，生在韩非前一百年左右。他们两人不可能对话。韩子就是韩非。古人尊称别人才称子，这里称韩非为子，不会是韩非自称。所以这一段不像是韩非自己的作品，可能是后人假托他和堂谿公的对话，以说明韩非的思想。 3 服礼辞让——遵从古礼，讲究谦让。 4 全——保全。全之术，指能保全自己的方法。 5 修行退智——修养德行，不用自己的才智。 6 遂——通达。道——道路，办法。 7 设——设立。法术——“法”和“术”的合称。度数——法度和术数。度数和法术意思相同。参看第二页注9。 8 窃——私意。表示自己意见的客气话。殆——危险。躯——身体。殆于躯就是危于身。 9 效——效验，证明。 10 术——在这里当作“述”的通用字，讲述。 11 吴起(？——公元前381)——战国初年的军事家、政治家，早期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。楚悼王时任令尹(相当于宰相)，实行变法，使楚国逐渐强盛。悼王死后，吴起被奴隶主贵族杀害，他定的新制度就废除了。削——削弱。 12 商君——就是商鞅(？——公元前338)，法家的代表人物，战国时代的政治家。秦孝公时，他在秦国执政，实行变法，使秦国逐渐富强。秦孝公死后，奴隶主贵族进行复辟，杀害了商鞅。彊——古“强”字。 13 二子——指吴起、商鞅。言——言论，引申为主张。当——适当，正确。 14 支解、车裂——都是分裂人的四肢，古代杀人的酷刑。支——与“肢”同。

主之患也¹。’逢遇不可必也²，患祸不可斥也³。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⁴，窃为先生无取焉⁵。”

韩子曰：“臣明先生之言矣。夫治天下之柄⁶，齐民萌之度⁷，甚未易处也⁸。然所以废先王之教⁹，而行贱臣之所取者¹⁰，窃以为立法术，设度数，所以利民萌，便众庶之道也¹¹。故不惮乱主闇上之患祸¹²，而必思以齐民萌之资利者¹³，仁智之行也。惮乱主闇上之患祸，而避乎死亡之害，知明夫身而不见民萌之资利者¹⁴，贪鄙之为也¹⁵。臣不忍嚮贪鄙之为¹⁶，不

1 逢世——碰上好世道。遇主——遇上好君主。 2 必——必定，引申为保证。 3 斥——排除。 4 舍——与“捨”同。肆，放肆，这里是动词，就是放心大胆地干。 5 无取——不可取。 6 柄——把柄，引申为根本、关键。韩非在他的《二柄》篇中提出赏和罚是君主治理天下的两个根本的东西。这里“治天下之柄”也就是指“法术”，“法”是施行赏罚的依据。 7 齐——平衡，划一。萌——与“氓”（méng）同。民萌即民众。这里泛指没有世袭贵族身分的人，包括从庶人出身的新兴地主以及其他劳动者。齐民萌——就是要使民众得到和贵族同等的待遇。 8 处——处理，这里用作掌握的意思。 9 先王之教——指奴隶主阶级的旧制度。 10 所取——指韩非所采用的新法。 11 庶——众。便众庶和利民萌意思差不多，都是说对民众有利。按法家提出的某些措施，从根本上来说，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，而不是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的。 12 惮——害怕。闇——在这里同“暗”，糊涂。乱主、闇上——都是指昏庸不明的君主。 13 资——财。资利即财利，利益。齐民萌之资利——平衡民众的利益。 14 明——成全。夫——指示形容词，这个。明夫身——指成全自身。 15 贪鄙——自私卑鄙。 16 不忍——在这里是不愿意的意思。嚮——与“向”同，倾向，有选择的意思。

敢伤仁智之行，先生有幸臣之意¹，然有大伤臣之实。”

译 文

徐渠问田鸠：“我听说智士不用连续担任低级职务就能见到君主，圣人不用表现出成绩就能接近上头。现在，阳成义渠是个明智的将军，可是他曾被安排在屯长这样的低级职位上；公孙亶回是个贤能的宰相，可是他经历了州部的基层工作。为什么呢？”田鸠说：“这没有什么别的缘故，就因为君主有度有术。难道独独您没听说过楚国用宋觚为大将而坏了他的政事，魏国用冯离为宰相而亡了他的国家吗？两国的君主被（宋觚、冯离）好听的话所驱使，被花言巧语所迷惑，不通过屯长工作的考验、不具备州部工作的经历，（就任用为大臣，）所以有失政亡国的祸害。由此看来，不求大臣有屯长工作的考验、州部工作的经历，难道是贤明君主应有的措施吗？”

堂谿公对韩子说：“我听说遵从古礼、讲究谦让才是保全自己的方法；修养德行、不用才智才是通达的道路。现在您设立法术、度数，我看对自身是有危险的。用什么来证明呢？听您曾说过：‘楚国不用吴起因而削弱、混乱，秦国实行

¹ “生”原作“王”，今据俞樾说改。幸——爱护。

商君的法治因而富强了。吴起、商鞅这两个人的主张是正确的，可是他们遭到了肢解和车裂的酷刑，这是没遇到好世道、好君主的害处。’遭遇如何，是不能保证的，祸害也是不能排除的。放弃了安全和通达的道路，而莽闯地从事冒险的行动，我是不赞成您采取这种做法的。”

韩子说：“我明白您的话了。治理天下的法术，平衡民众的度数，的确是很不容易掌握的。但是，我所以要废除先王的旧制度，实行自己的主张，因为我认为设立法术和度数，是有利于民众的做法。所以，不害怕昏庸君主的祸害，而必须考虑平衡民众的利益，这才是仁爱明智的品行；害怕昏庸君主的祸害，而回避死亡的危险，只知道成全自身而不顾民众的利益，那是自私卑鄙的做法。我不愿选择那种自私卑鄙的做法，不敢破坏仁爱明智的品行。您虽然有爱护我的好意，可实际上却是大大害了我。”

（注译者：黎明）